



5

铁汉著

白山出版社

I247.5
3560
3

FK97 120

长篇小说

神秘的红叶

铁汉著

白山出版社



B 615547

神秘的红叶
铁汉著

白山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沈河区一经街一段浩然六里七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黎明胶版印刷厂印刷

字数: 185000 开本 787×1092 印张 $8\frac{1}{2}$
1989年6月第1版 1989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责任编辑 李之熙 责任校对 罗达奎
封面设计 文 望

ISBN7—80566—036—0 / I.8

定价: 3.20 元

1247.5
3560
3

5187

长篇小说

神秘的红叶

铁汉著

白山出版社



B 615547

内容提要

“红叶”是谁？是男？是女？他找不到，捉不着，从而发生一系列惊心动魄、生死搏斗、情节紧张、悬念迭出的故事。

三男三女，有真情，有假爱，有血泪，几多缠绵，几多悲剧。赤裸裸展现在你面前的是似曾相识的人，催人泪下的情，追求与挣扎的灵魂。

这是一部看似传奇又极为真实的史诗。作者刻绘了主人公美丽的心灵，崇高的品德，又勇敢地揭示出“左”的、封建的陈旧观念的历史来源，使这部作品既有可读性又有思想深度，有助于读者对传统文化、社会积弊做出探索与反思。

铁汉与红叶（代序）

木 青

艺术的生命力，主要在一个字：真。

《神秘的红叶》是一部史诗性的文艺创作。她故事惊险，情节跌宕，悬念引人，但却是十分真实可信；她的主要人物的命运及爱情结局，既出意料之外，又是历史必然。

小说中的人物，几乎都有生活原型。妙就妙在作者构思奇巧，个个不失其真。我以为主要在于作者有深厚的生活基础。

我初识铁汉兄，还是粉碎“四人帮”之后。

那是1983年春天吧，黑龙江作协主席鲁琪同志来沈，住辽宁大厦，我前去看望。进他房间，见一个中等个、黑红脸、一双眼睛笑咪咪的人，正跟他热烈交谈。经介绍，方知这位即是《沈阳日报》的老编辑、作家铁汉，原名郁其文。

鲁琪说：“这可是有资格的老同志喽。四十多年前，就活跃在东北文坛上，解放前在沈阳做过地工，出生入死……”

我们就这样认识了。

后来，便一见如故，无所不谈。我才知

道他文艺创作的黄金时代是怎样被无情的狂风暴雨所摧毁。听了他的痛苦回忆，我真是欲哭无泪呀！

这期间，他默默地，又是接连不断地将他刚刚出版的新著送我：《他们年轻时候》《一个军官与两个隐身女》（包括在《沈阳日报》连载的《辽河湾惊涛》）。这些作品，多是写他那段难忘的辛酸苦辣都有的地工生活。这里不仅有个“熟悉生活”的问题，更还有个“感情”问题。感情啊，越是艰苦，九死一生，越难以忘怀，尤其是有的生，有的死，有的变……就愈发牵动心肠！我理解他，阅读以后，感到写得好，绘声绘色，句句含情，既有对过去曾为之献身的生活的怀念，又有对今天和未来生活的希冀。我钦佩他的才艺，也钦佩他的人品。

去年秋，他又悄声对我说：“我又写了一部长篇。”

我惊喜：“还是地工生活？”

他点头，眯眯笑。稍等，又不无腼腆地说：“出版时候，你能给我作序吗？”

我说：“只怕不够格！”

他摆手，仍眯眯笑：“别逗了，求老兄了。”

如今，这部改了又改，倾注了他心血的《神秘的红叶》手稿就摆在我面前，并且，刚刚看完最后一页，我着实被她感动了，这确

是一部难得的力作。作者用现代意识去观照和反思历史，并在不违反历史真实的原则下，塑造了几个有血有肉、具有鲜明形象的人物，特别是作者勇敢地暴露当时革命队伍中的自身不足与缺陷，揭示出历史积淀，文化传统，党内偏差，孕育了解放后所发生的“左”与“传统偏见”、“封建意识”的历史根源与社会根源，这不仅是作品的思想深度所在，也值得当代读者去探索与深思。

《神秘的红叶》，是铁汉创作的一个新的突破，他从宏观上、整体规模上，反映了沈阳解放前敌我双方大搏斗的历史，反映了那个时代与社会生活的广阔背景，从而去刻划微观细节，刻划不同性格人物的不同命运。我觉得这方面作者把握的广度还未能达到理想程度，大时代场面的描绘不是很浓。

当然，铁汉兄这部作品究竟如何，“时间和历史是最无情的判官”。不过，用当今一句时髦的话，我还是希望读者喜欢她。

1988.7.11 于沈阳南湖

目 录

一、北行枪声	(8)
二、声东击西	(17)
三、重赏通缉	(26)
四、英雄卖儿	(37)
五、智救民主人士	(45)
六、“热血诗人”	(54)
七、“骚猪”办寿	(64)
八、不是“冤家”不相逢	(73)
九、冒名顶替	(82)
十、二姨太认亲	(90)
十一、历史性分歧	(101)
十二、妓院初识	(111)
十三、小虎失踪	(124)
十四、假夫妻分手	(135)
十五、她象个将军?	(144)
十六、月夜送别	(153)
十七、血泪情书	(162)
十八、“招贤”的魔难	(172)
十九、互相试探	(185)
二十、蒋介石沈阳乱点兵	(195)
二十一、巧取城防图	(203)

二十二、恋爱与婚姻的民主对话·····	(215)
二十三、密谋起义·····	(225)
二十四、沈阳的“西安事变”·····	(233)
二十五、机场擒魔·····	(244)
二十六、爆炸之前·····	(252)
二十七、地工之歌·····	(262)

一、北行枪声

这天，沈阳北行发生了一起稀奇古怪、随后哄动全城的大事件。

时近中午，“叭！叭！”几响清脆的枪声，惊得北行立刻乱了营。

“捉胡匪啊！”

“捉八路啊！”

国民党便衣特务沙哑的疯狂的叫喊，更吓得人们四散奔逃。霎时间，沿街摊床被挤倒，瓶瓶罐罐被踏碎，滚动的苹果、鸡蛋被踩扁……你喊爹唤娘，他咒天骂地，越乱越挤，越挤越乱，方才还是顺畅的交通顿时反倒为之阻塞。

北行，早有沈阳的天桥之称。这里有：经营布匹百货的中小门市，出卖日用杂品直到油盐酱醋的小门小户，还有吆吆喝喝、漫天要价据说是从死尸和穷汉子身上扒下来的估衣摊床，摆地摊卖青菜，挎筐卖鸡蛋，提篮子卖花生的老弱妇女，怪腔怪调呼喊卖牛蹄筋、卖豆腐脑、卖烤地瓜的黑脸老汉，也还有设卦桌抽帖算命的，摆棋式耍洋片的，舞刀吞剑卖艺的，妖里妖气拉嫖客的……，不消说，地痞流氓“吃杂八地”的行霸，更不时一摇三晃、吹胡子瞪眼、在这儿出没。这座古城的中下层人物，小市民们，偶而也有国民党丘八，来买卖东西的，看热闹的，开眼界的，人来人往，摩肩擦踵，那股热闹劲儿，真不比繁华的太原街差多少。

这是一九四八年春天，沈阳还是国民党天下。“糟殃军”

(百姓对中央军的统称)的丘八，隔三差五常干这类勾当，把街道两头一堵，名曰捉八路，实为拉丁抓夫，借此机会，敲诈勒索，抢钱劫物，猥亵妇女，打骂百姓，啥样坏事都能拉出来。百姓每听喊捉八路，无不和自己要倒楣联系在一起，争相夺命奔逃。

北行本来不太大，几条小巷又极狭窄曲折，这儿乱了营，只能混乱加上堵塞。刚才朝天空放枪的三个手持短枪的便衣特务，身后跟着五六个擎着美制卡宾枪、头戴青天白日帽徽军帽的“糟殃军”丘八，又气又急，连踢带打，用东北人骂人的惯用语言，破口大骂这群客观上帮助了八路的老百姓。

为首的便衣特务，身材魁伟，浓眉、豹眼，方脸，是一个英俊的青年。看年纪不到三十，官阶却不低。他曾做过臭名昭著的铁血锄奸团团长，如今荣任沈阳防守司令部少校，姓何名畏号觉生。这个外貌给人以正直可亲的何觉生，内心是极狠，手段是极毒的杀人魔王。

开枪也未能镇住乱叫乱跑的市民，何觉生豹眼睁圆，恨不得朝人群射击。但是，他想起东北大特务头子的吩咐，把手枪举起来又放下了。于是，他把一腔怒火迁到五六个楞在原地不知该咋办的呆头呆脑丘八身上：

“愣你们娘个×！分两伙，挨门逐户给我搜！记住：上面有令，要抓活的！”

这是两年来何觉生搜捕共产党地工的恶魔生涯中最重大的一次行动。东北特务总头子、东北剿总政工处处长梁延年今晨吩咐，这次要捉的，是代号为“红叶”的共产党地下沈阳市委的负责人，所以一定要捉活的，不惜一切代价，把定时炸弹——中共的秘密司令部一网打尽，以除掉心腹之患！

从一九四六年春，国民党几十万中央军侵占沈阳以来，东北剿总及其特务机关，就把消灭、摧毁共产党沈阳秘密市委视为一项头等任务。可惜，特务们爪牙遍地，两个三百六十天过去了，硬是找不到共产党秘密市委的影儿，他们自己，反而成了热锅上的蚂蚁，日夜坐立不安。单讲这个一九四八年，便是开门大不吉：一月七日，号称精锐之师的新五军，在沈阳西之公主屯全军覆没；一月二十六日，四十九军二十六师又在新立屯变成炮灰；二月五日，城南一百二十里的南大门辽阳失守；春节前夕，浑河南十多里的白塔堡守军七十九师，只剩师长文礼在乱军中拣得一条狗命，回头又叫蒋介石枪毙了。东北太上皇陈诚眼见大势已去，靠他老婆走宋美龄的后门，灰溜溜地下台到上海“养病”去了。几乎成为一座孤城的沈阳，最怕共产党地工人员象孙悟空钻到铁扇公主的肚子里来个里应外合。蒋介石几次来电申斥东北及沈阳的特务头子：如果破坏不了中共地下市委，就杀他们头以谢国人！在这样时刻，东北特务机关意外地发现代号为“红叶”的人出现在北行，不由大喜过望。

梁延年是个老特务，他从情报中分析，断定这个代号为“红叶”的是共产党地下头目无疑，于是集中了沈阳防守司令部的主要力量，把方圆不过数里的北行，里三层外三层团团围住，又全部隐蔽起来，不露半点痕迹，仅派何觉生几个便衣等候在接头地点，假如不能顺利捕到“红叶”，立即鸣枪示警，顷刻间，北行的各个出口，即被封死，半个人仔也不许出，嘿嘿，那个“红叶”，肯定插翅难飞。

中共沈阳地下市委的城工部长季枫，此刻确实被围困在北行的人群之中。

今天，季枫依旧化了装来和地下交通员小六子接头。凭

他在北平东北大学时曾任学校剧团化妆师的娴熟技艺，把自己打扮成一个颇为时髦的商人：身着锦缎夹袍，脚登圆口青色礼服呢鞋，白皙的面孔上架着略有洋味的进口茶镜，鼻梁下有一撮八字鼻胡，头顶青呢礼帽。来到北行，他先观察附近及两个出口有没有可疑的人和可疑迹象，直到他确认一切正常，这才迈着方步挤入熙熙攘攘的人流中去。

这位同国民党特务打过多年交道的老地工，地下市委唯一隐蔽在沈阳的领导人，十年前即是“一二·九”学生运动东北大学的领袖人物。他在古城沈阳度过了童年和少年，这儿有他的同族，也有亲戚，因此他对这座备遭封建军阀、日俄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蹂躏的每条街巷，几乎熟悉得了如指掌。地下市委派他一人潜伏指挥，不仅由于他对多难的家乡人民有着极深厚的真情实爱，更重要的是他在白色恐怖中锻炼出来的丰富斗争经验与卓越的领导艺术；敌人的活动规律，沈阳特务的能力和脾气，他摸透了八九成。他学识渊博，平易近人，理解部下并善于给以信任，具有高度的凝聚力。他讲话或辩论，从来声音轻轻娓娓，然而却令听者侧耳，你不能不被他风趣而活泼的话语中迸散出的思辨、独到、高人一筹的思想力所吸引，所心服。所以，几个月前，地下市委把七个地下系统统一交给季枫，并建立了个临时机关，派地下交通员小六子定期与他接头。

小六子看外表是个眼大无神、憨头憨脑的农民，脑瓜筋却极灵活，颇有心计。他估摸季枫这个人地工头目人，上级不许他多问，他从来不多言多语，只凭接头暗语行事。在这以前，接头的是个年轻姑娘，信上画着一枚“红叶”，他想：姑娘必是名叫红叶的了。现在换人，是个年轻的阔老板，信上画的还是“红叶”，他有些纳闷，但是不敢多嘴，就

算他是红明呢。

从前，季枫把情报或信件写好，交给赵晶（小六子见过的年轻姑娘）去和小六子接头，一次没有出现差错，他这才亲自出面。当然，他有另一个考虑，便是信件的内容属于最高一级的机密，不让第二个人知悉。十天前，小六子把他写给沈铁抚联合县陈政委的信送进解放区，按预定日期，该有市委的回复了。七个地工系统，情况多样，问题复杂，情报不断，多数时间性强，再用手工业方式传递信息，太落后也太危险了，他要求领导上及早将电台运进沈阳。

接头地点安排在北行，是季枫深思熟虑，反复推敲，认定安全系数较大才定下来的。北行适合小六子卖土副产品，人多眼杂，便于交接信件，一旦出现情况，胡同多，出口多，容易隐蔽和逃脱。

进到北行中间，便是小六子常卖蛋呀、菜呀、柳条筐呀、活蹦乱跳的泥鳅鱼呀……的地方。季枫走到距接头地点三十米，依例停步观察。啊？蹲在地上的小六子神色凄惶，目光呆滞，与往昔截然不同。小六子双手老是放在背后，这是过去从未见到的习惯。小六子身左站着一人：浓眉，豹眼，方脸；身右站着一人：马脸细长脖——这两人穿着平民粗布衣裤，可那两对朝行人转动的轱辘轱辘的眼珠与满面邪气告诉他：情况异常，不可轻进。

这工夫，小六子发现了季枫，先是射出惊恐而颤抖的目光，继而朝季枫又摇头又眨巴眼睛，分明在示意：“不可接头，快跑！”

小六子的动作被特务何觉生捕捉到了，“八字鼻胡老板”，也被告密的马脸特务腿子同时发现，于是他俩牵着小六子朝季枫奔来。小六子真想喊一声：“红叶，快跑！”但他没

有喊，他明白喊的结局要比不喊坏千倍。亏他情急智生，朝马脸（是他一个远房表叔）脚下一伸腿，马脸踉踉跄跄跌了个嘴啃泥，何觉生本来已让马脸挡住去路，小六子又借机装作摔倒在马脸的大腿上，弄得何觉生进退不得。

一分钟，多么宝贵的一分钟！

季枫来不及思考小六子被捕的缘由，一低头，挤进人群，转瞬间便从特务眼皮底下消失了。

“站住！站住！”

何觉生朝天空鸣枪，想镇住逃跑的季枫，同时向包围北行的特务军警告警。

季枫边跑边拽掉八字胡，揣起茶镜，夹在首批往外冲的人群里，刚出西胡同，发现特务已将出口堵住了，国民党大兵明晃晃的刺刀把人们全逼着退回胡同里。说话间，吉普车、“屁驴子”（摩托）、大卡车从附近隐蔽点风驰电掣般飞到，成百的国民党兵密密麻麻地包围了北行，架起了机枪，如临大敌。人们象沙丁鱼似地挤在一起，傻了眼，凉了心。季枫更感势态严重：这次规模巨大的搜捕，是冲自己来的，从布置的周密来分析，是特务高手组织的。把人堵在北行，肯定要过筛子，假如等到那一步，前途不堪设想，绝不可等在人群中，要逃出去！可是，逃出包围圈太困难了，单人赤手，硬冲出重围，不被打死，也难免受伤被俘。在自己地工生涯中，他经历过数不清的惊险，唯有这次，遇见最狡猾的对手！但他毕竟久经沙场，很快镇静下来，恢复了沉着与冷静。

只有启用表兄开的棺材铺这个掩护点了！季枫迅速转身挤回去，朝另一个僻巷迂回。僻巷中也站满因逃不出而困惑的小声诅咒的百姓。季枫脸朝外轻轻敲响吉祥棺材铺紧闭的

店门。

“谁？”是表兄、棺材铺李经理的声音。

“是你表弟。”

李经理开半扇门，放季枫进来，忙插上门栓，拽进账房，惊慌慌低声问道：

“表弟，你出事了？”

“是啊，刮民党（当时对国民党的咒称）想要我的脑袋哩！”季枫笑嘻嘻地，从容自如，好象被追捕的是别人而不是自己。他指着脸吓得青白的表兄和站在墙角的小徒弟说：“你们莫慌，要沉住气，特务来了才能顶住。”

表兄是木匠出身，至今身为经理还是打棺材的主力。对他这个表弟，倒也略知一二：小日本占领东三省那阵，表弟在关里念大学，回到沈阳干地上，小日本捉他没能捉到，他跑回关里去，光复后，也就是前年，从延安回来，说是当了八路。八路军撤走了，表弟却留下。李经理不仅佩服季枫表弟有学问，更佩服季枫表弟有勇有谋：人家把脑袋别在裤腰上，不是英雄好汉，做得到吗！这时，他见表弟镇静沉着，脸不变色，受到感染，怦怦的心跳才慢慢平静下来，出了个主意：

“你从我的后院跳墙……”

季枫摇摇手，笑着说：“暂借棺材一用。”

“借棺材？”

“你来。”季枫领他师徒二人走到最里面一个棺材前：“你俩擎起棺材盖，我进去。”

李经理明白了，忙同小徒弟吃力地抬起棺材盖前部。季枫迈进腿去，嘱咐道：“表兄，你要准备些钱，收买来搜查的狗。解放后，这笔钱，我们会加倍偿还，我说话是算数的。”